工物 02 体育活动趣闻

杨福磊（工物 02 班）

第一次打“网球”

刚进清华校门的时候，听到最多的是马老学长的“努力锻炼身体，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”的学训。大家都积极响应，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是雷打不动的运动时间。校园各处不管是在马路上还是运动场上，大家跑步、踢足球、打篮球，尽其所能。这样一年两载锻炼下来，全班体质自然增强不少，只是感觉现有的体育项目有些枯燥，于是大家商量一下，觉得网球既高雅又有趣，应该开展这项运动，于是就开始着手准备。

陈钊和杨福磊自告奋勇借拍子， 邵军说他拿球来。几天后拍子和球都有了。其实大家谁也不知道网球和球拍应该是什么样。看那拍子的牛筋弦和木框比羽毛球拍粗大，觉得像那么回事，但对球有点犯嘀咕。那个小白球有鸡蛋大小，表面均匀地布满小浅坑，摸上去硬硬的。但因拍在水泥地上弹得满高，决定还是去试试看。大家来到东大操场北边的篮球场上拉开架势招呼起来。只见球像子弹一样来回快速飞射，很难接到。邵军在一边说：“ 看来打网球还挺危险的嘛，打到头上会出人命的呀！”福磊接到的第一个球打在框上，发出巨响，手臂发麻；第二个有幸接到弦上，被球击中的几根弦就断了。陈钊的球拍也基本上同时断弦。陈钊心疼地看着拍子不知如何向朋友交待， 一位旁观者来了一句总结语：“ 你们捡球用的时间比打球的时间还长”。

那么这个白色的、表面布满小坑的小球到底是

班级合影

同学合影

什么球呢？那时还没有谷歌、百度之类的东西，连互联网都还没有出现。不过到底是清华学子，涉猎广泛，不知是谁在一本杂志上发现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：某个闲得无聊的家伙，成功将六个高尔夫球立着叠加在一起。于是邵军同学考证道：看大小高尔夫球跟这个白色小球应该差不多，而且高尔夫球的表面应该也不是光滑的。否则，六个球叠加在一起是不大可能的小概率事件。至此，大家才认定那个表面布满小坑的白色小球应该是高尔夫球。

跑进夕阳下的圆明园

马先生的“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”教导，激励着一代清华学子努力锻炼体质。不管是怀着为国贡献的豪情、为晚自习或考试活动筋骨、还是贪玩儿本性的驱使，每天下午四点左右，东西大操场上就人声顶沸，龙腾虎跃。如果是干燥天气，土黄色的尘雾会冉冉升高扩大，直到有篮球架高，覆盖整个足球场。看着那些制造这壮观场景的勇士们若隐若现的身影，其献身精神实在令人赞叹。我们这些球技不高的或是对足球不感冒的，就酸酸地说：“这样下来五年，他们的肺里应该能长出草来。我们还是找个空气新鲜的地方去做点技术成分低的运动吧！”于是就开始了圆明园长跑这项运动。

圆明园遗址紧邻清华圆的西面，仅隔一条双线公路。从十三号楼沿着八号楼前的水泥路跑大约五百米，再向北折跑约二百米就到了清华北门；到了清华附中门前再向西一点，就到了中关村北路；顺公路跑约二百米左边就是通往圆明园西洋楼遗址的柏油路。

经过一段摸索，最后常用的路线有两条：长线全长约五千米，到了西洋楼再向南转，直到清华西路，往东就直对着清华大学西校门。短线估计长约两千米，不到西洋楼向南有条土路，西转南拐，最后能回到清华北门。如果天气好，有时间，又有几个哥们一起的话，长线总是第一选择。一路上不但跨过“文革”、晚清的遗迹，还可以欣赏夕阳西下、水地芦草的野景。记得整个道路都很平，路两边以低凹湿地为主，长的主要是象芦苇一样的植物，据邢彦威说是我们经常在饭堂吃的茭白。如果没有其他活动，基本上每天下午都去跑，周末休息。

对我们班很多人来讲，那只是长跑的起点。从那时开始，一跑就是三十多年，到现在，如果每星期不跑跑，浑身就不大带劲。

课间十分钟的拼博

在清华五年的最后一年中（1984~1985），上半年的课程都是专业课。因为专业的特殊原因，与以前上基础课时多系大课的教学方式不同，所有专业课都在系馆一层的小教室里教授。教室两扇窗子虽然是北向，但窗外梧桐树叶随风摇曳、近如咫尺，比起上了四年大课的教室，初到这里，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。教室有十几张两尺宽四尺长的小木桌，可以搬动，比起大课教室的固定桌椅，也多了点人情味。

这特殊的条件也孕育出一个特殊的课间活动：乒乓球擂台赛。四张课桌拼成球台，一行砖块排成球网，三个球一局。下课铃声一响，抢拍第一，筑台第二，清脆的球声和吆喝声就随之而起。大家都跃跃欲试，轮番打擂。一局下来，快者一分钟，慢者三五分。决定擂主长短当然首先是个人技术。象李怀的近台直拍推挡快攻，朱俊宏的远台横拍弧圈慢拉，刘彤的中台大力扣杀，都垫定了擂主的地位。但是因为没有热身，又三个球定胜负，技术不顶尖但心理素质高的，也有机会站会儿擂台。因此在全神灌注的同时，嘴上的功夫也见长短。这方面何耀慧最具特长。他嘴上说笑挑逗，杀招也频频招呼过来，令人防不胜防。

老师们似乎觉得这项运动有助于集中精力上课，也只是笑着看着我们把桌椅搬回原位。80